

ZHOUSI
JIHUA

宙斯计划

——一个被粉碎的阴谋

牟国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宙斯计划

——一个被粉碎的阴谋

下

牟国璋 著

商务印书馆 出版

责任编辑：陆品山

封面设计：何礼蔚

插图：俞晓夫

宙斯计划

——一个被粉碎的阴谋

牟国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0 字数 805,000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0册

书号：10078·3143 定价：(上下两册)2.85元

第十三章 发现“狼迹”

一

范伟拎着小皮箱和大皮包，永明一手提着公文包和一个大包袱，一手搀扶着一位山东的老大娘，向上海站的出口处走去。老大娘一边走着，一边手打凉棚，担心地向四周张望。边走边叨念着：“哎哟，这么多的人，俺小虎子可不要找错了地方……”

永明安慰她说：“不要紧的，老大娘，要是见不到他，我送你到他的部队去。”

这位老大娘是从山东上车的，范伟他们从东北回来，在车上遇到她，永明见她一个人，就一路上主动照顾，听她讲述了家乡在解放后可喜的变化，使他格外高兴。现在老人正担心儿子接不到她。

老人望着每个穿军装的人，往前走着。快要走过车身了，忽然，前边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迎面穿过众人，斜插过来。老人一看，高兴得满脸堆笑，“哟”了一声，就拉着永明，指点着来说：“来啦，来啦，那就是俺们的小虎子！”

来人奔到跟前，激动地喊了一声：“娘，你来啦！”就和善地

对永明打量了一眼。

老人赶紧介绍说：“虎子，这是你陈大哥，路上照看俺太周到啦。快来谢谢人家！”

来人谢了永明，寒暄了几句，接过永明手里的包袱，永明就放心地和他们告别。老人一把拉住他，走到月台边上，蹲下去，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大捧红枣，一定要送给永明，说是家乡的东西。永明推让不了，只好接受下来，才离开老大娘，大步流星地向前追赶范伟。这时候他才发现，范伟正在和柱国、林根热情地招呼。他一阵高兴，跑上去捶了林根一拳，说：“老伙计，你在家忙得怎么样啊？”

林根回身也回敬了一拳，接着“哈哈”大笑，互相问候。他们一边走，范伟一边称赞永明照顾他、照顾老大娘的好作风。永明不以为意地说：“嘻，这是我们部队的老传统嘛！”

车子一开出车站，前座和后座的人，都怀着了解工作进展的渴望，几乎是同时，热烈地互相探问和议论起来。柱国在后座问范伟这次去长春有什么发现？永明在驾驶车子的林根身旁，亲切地盯着他的面孔，问他家里有什么重要的进展？

范伟喜形于色地说：“嗯，看来这一趟去，是很值得，可以说是不虚此行……”

车子打了个弯，就听到林根用鼻子“哼哼”地笑了两声，说：“大力士，你猜猜看，把汤姆生弄跑了的是谁？这个家伙你是知道的。”接着又转动着舵轮，调皮地一“哼”。

惊喜的永明叫了起来：“啊，你这家伙跟我卖什么关子？你给我快说！我怎么会知道？”

范伟听了一楞，惊愕地望着柱国的脸色说：“怎么，老石。

你们搞清楚啦？”

柱国含笑点点头，说了句大体上是肯定的话，就请范伟先谈谈。可是在范伟、永明的坚持下，他把发现钱阿毛的问题和处长的布置，简要地说了一遍。

范伟听了感到震动，表示非常满意。永明一听到钱阿毛，就激起满腔的仇恨，横眉怒目，脸上堆满了愤怒，他咬牙切齿地说：“啊，原来是这条毒蛇！一定得抓到他！”

柱国焦急地要了解他们的长春之行，不等永明说完，就催范伟谈谈。

范伟回来的时候，对长春的发现，本来是很得意的。可一听家里有了这种明显的发展，相形之下，就感到他的成绩有点黯然失色，把刚才的那股得意的劲头，打消了许多。听到柱国一问，就谦虚地说：“嗯，是有点苗头，可还不太明显。请永明同志谈谈吧，这次他跑到沈阳，搞得不错。”

永明一听，就吵吵起来：“嗨嗨，看咱们范科长说的吧！我搞的那点玩艺算什么啊。人家东北的工作搞得深，范科长的经验多，东北的同志都说范科长帮了他们的忙……”

林根焦急地用胳膊肘推了永明一下：“嘻呀，你也卖起关子来啦！快说说你们的发现吧！”

永明乐呵呵地瞟了林根一眼，也仿照着他刚才的腔调说：“哎，你猜猜看，我们发现了什么人的问题？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林根不假思索地咧开大嘴：“哼！我就知道‘老灰狼’！你发现了吗？”

“哈哈，你这个家伙的胃口可真大，想一口吃个周仓，连根

胡茬子也不剩啊！哼哼，‘老灰狼’要是那么好找，特务早给你抓光啦！”他见到林根发急的神色，就赶快说，“不过，就象范科长说的，苗头是有一点。”

“是‘老灰狼’吗？”柱国探过身子关切地问。

“嗯。”永明赶紧正色回答，“我们发现王保国这个家伙，在长春围城以后，坐着美国特务的飞机到上海来啦，很可能他就是‘老灰狼’！”

“噢？”柱国眨动着机敏的朗目说，“这倒是和咱们发现的那张图很象！”接着转向范伟，“还有什么吧？范科长。”

范伟含笑说：“还发现梅万邦这个人有些可疑。”

“梅万邦？”这个意外的名字，使柱国不禁惊异地瞪大了眼睛，钉问了一句。

永明接过去说：“是啊。我说林根知道这个人嘛。要是他不跟我谈到这个小老头，我还不会跑一趟沈阳呢！”

林根不解地皱着浓眉，咕哝道：“梅万邦？他不是检举过王保国吗？你跑沈阳和我说的有什么关系啊？”接着他注视了一下马路，突然提高嗓门问，“要到啦，送范科长回家休息吧？”

“不，不！”范伟回答，“又不累喽，办公室去谈谈。向处长汇报好了再休息。”

柱国也不过于让他，车子便迅速向科里开去。

二

他们一走进办公室，在科里的同志就笑逐颜开，奔走相告，纷纷过来探望，顿时一片欢声笑语。这里边，永明和林根的声音最响，靖安的嗓门最尖，常洪闹腾得最欢。

常洪接过范伟的皮箱掂了掂，“嘻嘻”“哈哈”地问里边有什么好吃的。范伟要他把里边沿途买的土产分给大家。靖安拉住大力士，急着向他打听有什么好消息。永明乐呵呵地回答着：“有，有，有！”把大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大把红枣送到她面前。她嗔道：“谁问你这个！”把他的手一推，枣子哗啦落在地板上乱滚，引得几个同志俯身去抢。常洪刚把皮箱里吃的东西摊出来，靖安立刻放弃了大力士，抢上去，一手抓了几条栗子羹，一手抓了把松子糖。常洪高喊了一声：“小乐子，你真贪心！”马上引来几个同志，蜂拥着向她扑去，伸手要夺。靖安两只手向后一背，把头发一甩，蛾眉一皱，又嗔道：“都便宜了你们呀！我这是给两个小鬼和老朱留的！”

几个扑上去的同志明白过来了，伸出大拇指对她连声称道。常洪溜到永明身边，瞟了靖安一眼，又去瞅着给处长打电话的柱国挤眉弄眼地悄声说：“她除了关心两个小鬼，恐怕还给石科长留着呢！”

永明听了“哈哈”大笑。靖安马上红着脸跳过来，对他们示威地点点头，“哼”了两声，说：“你们俩，鬼鬼祟祟地搞什么鬼！”把抓着糖的拳头晃了晃，“哼！你们当心！”

这又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大家谈笑了一会，见领导上要谈工作，除了办“五·二五案件”的同志之外，其他同志就相继离去。范伟掏出东北带来的烟分给大家，大家抽着，谈论起来。不久，李普就带着小孙赶到了。大家站起来和处长招呼，就在这个时候，靖安偷偷地递给小孙一条栗子羹。李普一转身看到这个情景，“呵呵”一笑说：“好啊，你们女同志又搞宗派是吧？为什么没有我一份？”

靖安“咯咯”笑着，递给他一条。李普拍了拍范伟带回来的那盒烟说：“我们已经有了，那是小孩子吃的，我不要。”

谈笑了几句，就开始汇报起工作来。

范伟先说了一下他们去的时候，长春正在对美特进行调查，工作基础不差。说着，把鲍怀禄交代的材料抄件，递给李普，汇报起关于王保国的情况。他说：“除了鲍怀禄的交代以外，长春市公安局从国民党二厅一个上校特务那里，又搞到了一些王的情况。国民党占领长春之后，二厅这个上校一度找过这个有名的日本特务王保国，想卡住他的汉奸脖子用他。可是王向他们亮出了美国特务的牌子，国民党特务只好赶紧罢手。长春被我军包围期间，这个上校赶到机场，想搭美国特务撤退的一架飞机逃走。可是给美国人拒绝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王保国匆匆忙忙地赶来，上了飞机，飞机马上就起飞了。据这个上校交代，他听说飞机是飞到上海去的。”他吸着烟，喝了口茶，又说：“王逃到上海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咱们发现‘老灰狼’是潜伏在上海，指挥着东北各地的潜伏组织。我和老陈研究了一下，认为王保国很可能就是咱们要找的‘老灰狼’！”说着，把那个二厅上校交代的材料抄件，又送到处长面前。

王国、林根、靖安听着，都兴奋地不断点头，表示有道理。范伟的话一停，大家就去注视处长的神情。

李普一边翻动着鲍怀禄的交代，一边静听着汇报。范伟再次送过来材料时，他深沉地点点头，把有神的大眼转动了一下，说了句：“嗯，好！是很值得注意。”就转向范伟请他再谈下去。

范伟尽量抑制住得意心情，不使它流露，又拿起一份自己整理的材料，“嘿嘿”一笑，说：“我们还和长春的同志研究了一下鲍怀禄的死，看来，不象自杀，很象是谋杀。”

说到这里，他有意地停顿了一下，林根和靖安，都怀着惊异、急想了解的心情，推了永明一把，悄声问了句：“怎么回事？”永明见范伟也在对着他微笑，便接着说：“这件事，长春的于科长很佩服咱们范科长的经验。”他见范伟还等着他说下去，就笑呵呵地说，“是这样，范科长一想到王保国可能是‘老灰狼’，就和我又具体调查研究了一下鲍怀禄和王保国的关系。一查，鲍的老婆原来是个窑姐……”

“什么是窑姐呀？”靖安不解地问了一句。

永明一歪脖子，“呵呵”一笑，说：“嗨嗨，连这个你也不懂？就是上海人讲的妓女嘛。”见到靖安点头明白了，又说，“这个女人是解放后才嫁给鲍怀禄的。原来和王保国打得火热。据鲍的邻居反映，在鲍交代问题以前，常听到他们两口子‘贼贼喳喳’地咬耳朵，有时候还拌嘴。这个女人很泼，邻居都叫她‘母夜叉’，鲍怀禄平时挺怕她。就在鲍交代问题、思想紧张的时候，她突然跑到四平街去了一趟，说是探望亲戚。可我们查了一下，她在四平街并没有什么近亲。她回来以后，又听到夫妻俩吵过，第二天夜里，鲍怀禄就吃了毒药，翘了辫子啦！咱们范科长根据这些一分析，认为可能是她和王保国还有勾搭，把鲍害死的。”

大家见李普在严肃地凝神沉思，林根就问了一句：“是为了争风吃醋吗？”

“不。”范伟很持重地摇摇头，“从了解的情况来看，王保国

并不想争这个女人。从于科长介绍的情况来看，鲍怀禄在交代美特问题的时候，有顾虑。可是我们对他的态度很好，当于科长要他再想想、彻底交代的时候，他也没把门关死，从思想情绪上看，找不出他有畏罪自杀的根据。从那个女人的活动上来看，很可能是敌人杀人灭口，免得他再交代出什么有牵连的东西。”

柱国很同意这个判断，他点点头，转向处长。大家也都望着处长，等他发表意见。李普连吸了几口烟，毅然转向范伟说：“我看你们的判断很有道理，这个发现很重要。你们和于科长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范伟兴高采烈地说：“是的，处长。我们商量了一下今后怎么互相配合。我们在上海寻找王保国，他们侦察控制住那个女人，争取在今后她和敌人的联系上，发现线索。”

“很对！”李普非常满意地表示，“我们可以把王保国的照片多翻拍一些，向有关部门发出通报，发动大家查找。请于科长他们那里无论如何先不要触动那个女人。”说着，用兴奋的眼神环顾大家征求意见，见大家都表示赞同，就转向范伟，请他再汇报下去。

范伟得到鼓励，更大大地提高了精神，给大家分送过烟后，才慢条斯里地谈起来：“现在我汇报一下梅万邦的问题。”

“梅万邦？”李普立刻敏感地联想到什么，惊异地问，“就是检举过王保国的那个民主人士吗？”

范伟说：“是的，处长，就是他。是这样，我们去之前，于科长他们正想把发现梅万邦和参与过九台事件同美国人有关系的情况书面告诉我们。”说到这，他问李普，“处长，‘九台事件’

你是晓得的吧？”

“知道啊。”李普微蹙眉毛，略一回忆，就说，“那大概是四七年的事吧？美军从长春到九台的河溪堡，进行军事侦察，侵犯了我军阵地，我们在报上揭露过的嘛。”

范伟听了“呵呵”一笑，连声称赞道：“行！行！处长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了，一点也不错，就是四七年三月一号，二厅那个上校陪了美国人去的。那些美国人都是情报官，到那里去是找寻、挖掘日本军部埋藏的一批有关苏联和我们党的秘密档案。这个上校还交出了几张和这些美国特务合拍的照片。于科长他们根据这个线索，对这些美国人作了调查。找到了其中一个头子的侍应生，向他了解了和这个美特有关系的人。这个侍应生提供了一些国民党的军政警的官员，其中就有梅万邦。他说，有个穿西装的将军，夫妻俩带了一套景泰蓝的烟具，来探望过这个美国特务。美国人送走了他们，对那套烟具还很高兴地欣赏了一番。”

范伟喝茶的时候，靖安禁不住着急地问：“范科长，那个侍应生怎么知道是梅万邦啊？”

永明看到范伟慢吞吞地抽烟，就抢着告诉她：“梅万邦在长春作生意，来往的国民党大头子和美国商人可多啦。于科长他们把缴获的一大堆国民党要人的照片，拿给这个侍应生去认，他认出了梅万邦。”他看到靖安“嗯嗯”地点头，表示明白了。又说，“嗯，咱们范科长是有经验。一听到这个情况，就和我把梅在那里的活动都查了一下，虽然没有找到明显的问题，可发现梅并没有作成什么大生意，这就是问题啊！”

范伟见永明停下了，就对他说：“那你就把你到沈阳找他

儿子的情况汇报一下吧。”

柱国一听，立刻想到春节时阿秀谈到梅万邦的儿子来吵闹过的情况，不禁诧异地问永明：“你怎么知道他儿子的呢？”

林根“呵呵”一笑，代他回答：“是我告诉他的。有一次我们俩到我阿哥那里去了解情况。在大门口碰上梅万邦乘小汽车出去。他还以为是什么大首长呢，我就对他说了这个人的底细。”

柱国明白了，可是见到处长又在不解地望着他们，便把梅万邦和长根住在同院的情况介绍了一下。等他说完，永明才拿出一份材料递给处长，汇报下去。

他说：“发现梅万邦和美特有来往，我就想到林根告诉过我，他沈阳有个儿子在钢铁厂里工作，到上海和他大吵大闹过的事。向范科长提出来去查查。范科长批准了，我就去了沈阳。到那个有名的大厂一查，很快就给我查到了。他是青年团员，思想很好，在北京读大学还差一年，没毕业就响应祖国建设的号召，分配到了厂里当技术员。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写好了一份检举他爸爸的材料，刚刚交给党委，正好，就给我拿来了。”他向李普手里的那份材料指了指，神色变得严峻起来，满脸鄙夷和愤懑地说，“一看这份材料，可把我气坏啦！看看这个挺斯文的小老头，原来是个老畜生！……”他越说越有气，一口气象机关枪似地“啪啪啪”说下去。

李普一边听汇报，一边看着检举信。有几段内容引起了他的注意。

梅万邦的这个儿子，是他大老婆生的。大老婆是个家庭妇女，现在和儿子一起生活。解放前，梅的思想非常反动，他

儿子虽然不经常和他在一起生活，但从他少年起，梅就向他灌输反共思想。交往的中外上层人员，非常复杂。

梅任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副司令的时候，有个亲信副官叫徐德贵。此人后来一直跟随梅到天津、东北经商。据徐透露，梅过去对共产党、八路军也很辣手，因为和司令争权夺利失败，给排挤出河北，到重庆找了个美国大亨作后台，才弃官经商。去年他儿子到上海的时候，不见了徐德贵，一再向梅询问，梅总是支吾其辞，说徐另谋出路去了，始终未说出他的下落。

材料揭露，梅现在的小老婆萧银凤，原来是梅的亲侄女。萧自幼丧父，因为她家乡是解放区，农村土改，她母女俩逃到天津投奔了梅万邦。不久她母亲去世，梅就带她到长春经商，经管账目，竟把她据为小老婆。把她的姓也改了，姓她母亲的萧。梅对大老婆一直不关心，自从有了她，对大老婆的生活更加不大顾及，去年他儿子就是为了这个，来上海和他们狠狠地吵了一架。

李普看到这里，忽听到永明愤怒地说：“这个老混蛋，是个畜生！他儿子说的对，他哪里配当什么民主人士呢！”

几个同志的面色都很气愤，特别是靖安脸涨得通红，“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附和着永明说：“人怎么会这样子呢？真是衣冠禽兽！”小孙也用差不多的神态骂了一句：“不要脸！真不是人！”林根扬了扬拧结的浓眉，嗯了一声说：“妈的！看不出这个老家伙这么坏！”接着又向永明提出在汽车上提过的问题，“你说说，如果梅万邦和美特也有关系，那他为什么检举王保国呢？再说，他是千真万确地给毛森关过的啊！”

范伟这时靠在沙发上，扶了下眼镜，笑嘻嘻地说：“我想

过，可能是他和王保国之间有什么矛盾。梅这个人当副司令的时候，不就和人家明争暗斗吗？嗯，至于他关过的事吗……”

“嗯，我想起来啦！”这个激动的声音是靖安。

大家的视线都转向靖安，连正在走动沉思的李普，也停在她的面前，见她扬了扬细长的眉毛，又说下去：“在监房里，我听李姐对我说过，她在那个外事室的陈主任那里见过他。可是当时我没注意，应当找李姐了解一下。”

柱国一听，也激动地站起来说：“是吗？如果这件事是外事室办的，那就很可能和美国特务有关系！”

房间里突然寂静下来，大家都望着李普。李普深深地吸了口烟，转动着炯炯有神的大眼，又走动起来。他很重视这次东北的发现，感到范伟分析王保国可能是“老灰狼”的问题，很有道理；梅万邦的情况也非常值得重视。但在梅为什么检举王的这件事上，一时还琢磨不清楚。有几个想法在脑海里闪过，他想还是等查明一些情况后再研究吧。于是停下来，赞扬了这次外出调查取得的成绩，同意刚刚同志们提出的工作意见。然后他十分肯定地说：“我认为在王保国身上，是会找到狼迹的！梅万邦是统战对象，也应当特别注意。请你们商量一下怎么分头查下去吧。”

范伟感到王保国这条线很重要，便马上表示他来查，请柱国他们进一步了解梅万邦。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李普要出差的同志去休息。永明乐呵呵地摆摆大手说：“现在出差不是火车，就是汽车，舒服极了，还休息个啥。快干吧！”

等李普一离开，永明就请示范伟怎么翻印照片和发

通报。

范伟乐呵呵一笑，说：“好，咱们就干！”

三

就在范伟汇报的当天晚上，柱国、林根和靖安向长根家里走去。沿途柱国思索着春节时阿秀对梅万邦的议论，可惜，当时自己的思想完全集中在赵毅然和靖安的身上，无暇留心去听，想着这次怎样详细地了解一下。林根边走着，边议论着凤子母女和阿秀她们。说凤子娘俩因为发现不了陆曼丽的问题，心里有些发急，希望靖安找个时间好好和她们谈谈。谈到阿秀，他说他阿嫂受靖安的影响很大，现在积极协助派出所搞治安，还在学习文化。他呵呵笑着夸奖阿嫂真不简单，她一直不喜欢梅万邦的老婆。靖安表示李姐是个正派人，当然看不惯那些邪气十足的东西。说着说着，他们走进了长根家。

一进门，阿秀和孩子们就扑上来，亲切、热情地招呼，用烟茶招待。然后阿秀左手拉住靖安的手，右臂搂着她的肩胛，仔细盯着她的面孔打量，嘘寒问暖。靖安“咯咯咯”地用银铃般的声音回答着她一连串的问题。林根见阿哥不在家，问了小根一声，知道他下乡运粮食去了。

听说石科长有事要谈，阿秀就打发小根哄着小妹到院子里去玩。屋里一静下来，柱国向她说了下发现梅万邦有些可疑的问题，请她回忆回忆在那个陈主任那里见到梅的情况，谈谈她所了解的梅家来往的关系和行动。

阿秀一听，就收敛起笑容，面孔严肃起来：“哼，我总觉得他那个小老婆不象个好人。可是，没想到这个小老头有什么

问题。”

林根说：“刚刚在路上我们还说阿嫂不简单呢，请你好好想想吧。”

阿秀一挥手：“去你的，我不要你来捧场。”说着，就理着头发，沉思起来。在她眼前，立刻出现了那个陈主任的办公室。她正听着那个家伙又哄、又压的鬼话，突然有人敲门，陈主任应了一声，一个穿西装的特务，就把梅万邦带了进来……想着想着，她脸上泛起疑惑的神色，喃喃地说：“是呀，是象请来的呀。”

“阿嫂你说说怎么回事？什么请来的？”林根的急性子又在家里发作了。

柱国用眼神告诉他“别急”。

阿秀“嗯”了一声，果断地一点头说：“是这样的，那个陈主任正在审问我，有人敲门，姓陈的那个家伙喊了声‘进来’，一个穿西装的特务笑嘻嘻地带着梅老头子进来啦。梅老头子走进来的时候，大摇大摆地挺着胸脯，非常神气，上去和那个陈主任招呼。可是那个姓陈的一看，立刻把脸唬起来，瞪了那个便衣特务一眼，回头就骂了梅老头子两句。老头子好象很意外，回了一句什么。姓陈的马上上去给了他两记耳光，吆喝那个便衣特务，把老头子带到隔壁去，说是‘等下再收拾你’。”她停下来，又想了想，对靖安说，“以后，就是咱们在监房里看到梅老头子和特务吵吵着押过去了。”接着，又转向柱国，含笑问道，“我说的你听清楚了吧？石科长。”

柱国停下记录，扬了扬剑眉回答：“清楚了，李姐。看来梅象是他们请来的客人，因为你在那里，那个陈主任才马上作了